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陽 刘小枫 | 主編

古典诗教中的 文质说探源

吴小锋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学文库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古典诗教中的 文质说探源

吴小锋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诗教中的文质说探源/吴小锋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政治哲学文库)

ISBN 978-7-5675-4891-6

I. ①古… II. ①吴…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785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政治哲学文库

古典诗教中的文质说探源

著 者 吴小锋

审读编辑 顾枝鹰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891-6/I.1499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πολιτικά

我(苏格拉底)跟得上你的道路吗?我说,你说的那门专业似乎指政治专业,而且还许诺把男子教成好的政治人?

就是就是,他(普罗塔戈拉)说,苏格拉底哟,这正是我的专职。

真漂亮,我说,你搞到的这门专业漂亮,要是你真的搞到了的话——我没法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尤其对你,——其实,我自己一直以为,普罗塔戈拉噢,这专业没办法教。可你现在却那样子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你的话。不过,为何我觉得这专业不可传授,没法由一个人递给另一个人,还是说清楚才好。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139a2-319b3



子曰：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 20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部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

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

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

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

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 21 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 年夏

目 录

引言：《文心雕龙》与文质之辨 / 1

第一章 天文与人文 / 9

一、文王之德 / 9

二、天之历数 / 21

三、从天文到人文 / 27

第二章 《论语》中的文与质 / 31

一、《论语》中的文章与文学 / 31

二、《论语》中的文质关系 / 40

第三章 质性与古代政治 / 52

一、性情与心术 / 52

二、性相近习相远 / 60

三、性分与道术 / 68

四、道心之微 / 76

五、圣人不得见 / 85

六、得见君子 / 93

第四章 文章与古典诗教 / 99

一、文不在兹乎 / 99

二、诗言志 / 106

三、思无邪 / 113

四、过错与学习 / 117

第五章 文质与政制品质 / 128

一、道德仁义礼 / 128

二、性善与仁政 / 137

三、性恶与积文学 / 143

四、息文学而明法度 / 150

五、为政以德 / 161

六、道术、方术与政制 / 173

余论：《论语·雍也》中的南面之术与文质之道 / 202

引言：《文心雕龙》与文质之辨

文质说,是中国古典思想中一个重大而隐深的论题,在文论中也极为重要。如今的相关文论研究,却并未澄清这一重大论题的来龙去脉。如何理解文质说,学界大概迄今尚未取得共识,尽管没有人否认文质说对中国古典文论、政论乃至文明论的重要性。

本世纪初,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共三册)出版,是书以文论范畴为题,蒐集中国古典文艺学资料。第二分册(作品分册)列有“文质”一目,辑录从孔子到王国维历代数家对“文质”问题的相关说法。^①两千年来,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说绵延未绝。一气读罢二十页篇幅的历代文质论说后,仍然感到困惑,“文质说”究竟在谈什么问题。编者在开头提要:

文质是中国古典文艺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文,即作品的表现形式;质,即作品的思想内容。文质的关系是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②

① 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页207-227。同样性质的书,可参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其中有侯毓信编选的《神思·文质编》分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② 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二),前揭,页208。

文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文质关系倒容易理解。翻检近三十年文质说研究,尤其是文论方面的文质说研究,可以见到,将文质关系等同于形式与内容,基本成了古典文论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意见。从古典文献上看,文质说的渊源在《论语》,不过,《论语》中的文质说与文学无甚关联。最初将文质说引入文学领域的,是西汉的扬雄。真正将文质说与文学论述糅合在一起并臻于成熟的,是南北朝时期写下《文心雕龙》的刘勰。^①对于从文论角度探讨文质关系的现代论者而言,,流意见来的文论研究尚未澄清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因此,《文心雕龙》可谓文质说的渊源所在。

《文心雕龙》号称中国文论“元典”,^②“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③围绕《文心雕龙》展开的研究,如今已然成了一门响当当的学问,“龙学”。即便刘勰并未在《文心雕龙》中以“文质”名篇,现代研究刘勰“文质说”的论文数量仍不在少数,只是其中大部分都将文质关系等同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④形式与内容真能将《文心雕龙》中的文质关系解释得通?《文心雕龙》未专辟“文质”一篇,通读《文心雕龙》,尤其是下半部分,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文质说的领悟与重视。为何不设专篇讨论,值得考虑。

《文心雕龙》讨论文质,相对集中在《情采》与《时序》。《时

① 参孙耀煜,“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质说”,见《阴山学刊》,1983(1);束景南,“从文化思想到文学理论——文质说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见《文献季刊》,1999(3)。

② 参戚良德,“开源发流,为世楷模——作为中国文论‘元典’的《文心雕龙》”,见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研究》第七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页79-102。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④ 如齐树德,“从刘勰的文质说谈《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1);吴圣昔,“刘勰文质统一观初探——《文心雕龙》综论之一”,见《齐鲁学刊》,1981(2);李凌燕,“浅析刘勰的文质说”,见《娄底师专学报哲社版》,1984(3);吕永,“《文心雕龙》的文质观”,见《许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徐迎新,“从‘文质说’到‘情采论’”,见《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7)。

序》开篇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要将古今变化背后的情理说出来，那就是“质文代变”。《时序》结尾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旷焉如面。”^①《时序》开头与结尾谈论文质，中间部分历叙唐、禹、夏、商、周、汉、魏、晋、宋、齐十代政教与文风的流变。就其结构而言，首尾的文质说框住中间政教文学的流变，无异于说，理解政教文学的变化，应该从文质关系入手。《时序》不仅让读者看到政教与文学的变迁，也意在让读者看到变迁中不变的东西，见到“枢中所动，环流无倦”的东西。政教与文学，从变易的角度看，实为质文代变，从不易的角度看，则是文质相复。基于此，刘勰才说：“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一旦抓住“质文相复”这一时代变迁的核心，自然“终古虽远，旷焉如面”。《时序》谈论文质说背后的精神意蕴，指向的是政教和文学的变化实质，这似乎难与“形式和内容”扯上干系。

《时序》摆明文质说的精神指向，《情采》侧重文质说的内涵。“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章之所以为文章，在于文章之“采”。标题“情采”的“采”，实指“文章”。“情采”的情，谈的是“性情”，属文章的“质”。《情采》言“文附质”、“质待文”，背后是在讨论性情与文章的关系，这才是刘勰文质说的真正所指。理解“情采”与文质的关系，才能理解《情采》在《文心雕龙》下半部分（下文称“下编”）中的位置。

在《序志》中，刘勰谈及《文心雕龙》篇章结构的安排。关于《文心雕龙》下编的编排，刘勰说：

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概括）条贯，摘（表现）《神》、《性》，图（论述）《风》、《势》，苞（包）《会》、《通》，阅（考

^①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察)《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招怅于《知音》,耿介(正直)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纲领)显矣。(引按:引文或正文中括号内的楷体字,系笔者酌情添加的文中夹注。)

刘勰论述《文心雕龙》下篇的结构与布局,为何以“情采”打头。“剖情析采,笼圈条贯”,似乎是说情采关系笼罩并贯穿整个下编的论述。通读《文心雕龙》下编,的确会发现,各篇都隐隐有“文章与性情”的线索在。《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各篇,与讨论人的性情相关,属“剖情”。《熔裁》到《指瑕》诸篇,具体讲文章做法,属“析采”。其间的关键连接在《情采》,《情采》统合起前面谈论性情心术的部分与后面谈论文章文术的部分。从“文之发”的《神思》,到“文之成”的《指瑕》,“剖情析采”论述文章的整个写作过程。^①紧接着三篇似乎是小结:《养气》教人葆养性情,总“剖情”;《附会》讲文章布局,总“析采”;《总术》最后作结,“剖情”才能“析采”,“析采”需要“剖情”,文术的前提是心术,或说文术的背后是心术。随后五篇,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总结下编,也可以说是对全书的总结:《时序》和《物色》说文章可能因社会和自然的变化而变化,《才略》和《知音》谈论如何判读文章的变化,最后是《程器》,主题上升到作家的性情与政治德行。换句话说,作家应该对社会和自然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教与文学的变化,保持政治敏感,并用文章经国的气度来判断文章品质的优劣。可以说,“情采”或“性情与文章”的关系,也就是刘勰所理解的文质关系,支配着对《文心雕龙》下编甚至整部《文心雕龙》的理解。如果单单用“形式与内容”的命题取代文质说,取代性情与文

① 参祖保泉,“《文心》下篇篇次组合试解”,见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365-367。